



名誉主编◎范 曾

主 编◎彭修银

民族美学

(第5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名誉主编◎范 曾
主 编◎彭修银

民族美学

(第5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美学. 第五辑/彭修银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203-2256-0

I. ①民… II. ①彭… III. ①少数民族—美学—研究—中国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4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杨 康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民族美学理论研究

审美民族性探源	张玉能 张 弓(3)
民族美生学论要	袁鼎生(19)
论民族艺术与美学的民族性特质	张贤根(37)
关于民族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聂运伟(56)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研究

藏戏在川西北藏族地区	李祥林(69)
《刘三姐》经典质的历时整生与共时聚生	龚丽娟(84)
苗族服饰的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	徐汉晖(99)
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审美的对接 ——以无伴奏混声合唱作品《畲族情歌》为例	俞晓康(107)
浅谈维吾尔民间艺术色彩及其 象征意义	艾麦提江·吐尔逊 左丽皮亚·艾买尔(128)

汉民族审美意识研究

《鹤林玉露》中的自然审美观	丁利荣(143)
---------------------	----------

“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 论叶圣陶童话对西方童话的扬弃与新创 申利锋(160)

文献解读

恩施傩戏的“前世今生”

- 兼谈《恩施傩戏志》编纂刻不容缓 张金梅(175)

周穆王的历史与传说 刘伏玲(201)

《古谣谚》中少数民族谣谚的民族美学价值初探 黄 晔(229)

域外民族美学研究

志野与物哀

- 日本美学的民族自觉性刍议 周 璇(245)

神话原型的重构

- 日本漫画产业的文化建构策略 牛 旻(253)

民族意识与越南汉文小说

- 以《越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为中心 朱 力(268)

神话研究

隐喻视野下的神话 朱全国(287)

极权主义与神话叙事

- 以纳粹文本为例 张登峰(304)



民族美学理论研究

审美民族性探源*

张玉能 张 弓**

〔摘要〕从审美的最深层起源来看，审美与民族的关系是源于人类的自我保存本能，为了生存人类必须组成家庭、氏族和民族，因此，部落或民族群体深层审美心理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大概就是：自保欲→恐惧和幸福→崇高感→祭祀美感。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审美的民族性必然会带有类似于信仰的归属感，崇敬祖先的崇高感和敬畏民族的神秘感。所以，审美的民族性并不是表面上的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独特性，而主要在于审美活动中的信仰感、崇敬感、神圣感。

〔关键词〕审美 民族性 自我保存本能 崇高 祭祀美感

审美的民族性，既是一个民族在审美上的共同性，也是一个民族在审美上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人类在世界上首先要能够生存，然后才可能发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学’语境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11CZW017)；2014年广西高校科研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形态研究”(ZD2014110)

** 张玉能(1943—)，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学、西方美学、西方文论、文艺学等，著有《新实践美学论》《席勒美学引论》等。电子邮箱：yuneng@126.com。

张弓(1977—)，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文化研究。

展，而要生存就必然在个体自我保存本能的基础上形成家庭、氏族、部落、民族的群体自我保存需求，因而在源头上审美的民族性就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存本能在实践中不断凝聚、生成、发展的结果。社会群体在家庭、氏族之上就是部落或民族。部落是由两个以上同一血缘的氏族或胞族组成的社会群体，它是原始人群为了保存自己的一种社会共同体，也是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的一种历史类型。部落大约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一般来说，部落有比较明确而固定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信仰和习俗，它由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部落议事会，有的部落还有最高首领。民族是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它的形成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自然的和社会的天灾人祸而保证群体人们的安全。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宗教在某些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部落或民族群体深层审美心理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大概就是：自保欲→恐惧和幸福→崇高感→祭祀美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的民族性必然会带有类似于信仰的归属感，崇敬祖先的崇高感和敬畏民族的神秘感。所以，审美的民族性并不是表面上的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独特性，而主要在于审美活动中的信仰感、崇敬感、神圣感。

一 审美的民族性的源起

实际上，民族的形成尽管是在长期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在人类自我保存本能需要的驱使下，为了生存和发展由一些氏族和部落结合自然出现的，但是民族的类别就是文化的类别，不同民族是不同人类文化类别的存在，民族的形成是在长期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受到文化作用的历史过程，民族就是文化的产物，是地域文化、语言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综合产物。

原始社会的人群在吃、喝、住、穿等物质性需要及其动机的驱使下必须进行共同的生产劳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共同生产劳动和类似的生活方式，不仅结合这些人们而逐步出现了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且还形成了这些人类群体的共同的思想、思维能力、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民情风俗等，以区别于其他地域中不同自然生活环境和族群成员的人类群体。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生存的需要促使人类大小群体中的成员必须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单独个体成员的生存危机时时刻刻到处存在，安全需要本能和相属或爱的需要本能使在一定地域内的成员自然地汇集在一起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家庭、家族、氏族、部落，最终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共同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族群内部有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把族群中的单个成员凝聚、团结在一起。因此，社会的主体是人，国家的主体是民族，民族的标志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产生了民族意志，民族意志产生了国家，民族意志则来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那么，从群体的民族深层审美心理的生成发展来看，人的自保欲（安全本能需要）是民族深层审美心理生成发展的内驱力，它促使人们产生恐惧心理而求得生存的安全，在面对生存危险和威胁生存的对象时，在一定的群体内，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意志的族群之内，这种恐惧感就会转为安全感或幸福感，那种生存危险和威胁生存的对象就可能转化为一种崇高对象，人们就会由恐惧感和痛感转化出一种崇高感。这种民族崇高感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民族祭祀美感，这种民族祭祀美感就是在缅怀本民族的始祖、祖先、英雄、重大事件及其仪式典礼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敬畏感、崇敬感、怀念感、骄傲感、信仰感和归属感。像中华民族农历三月三日祭拜黄帝轩辕，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祭拜炎帝神农氏，清明节陕西省黄陵县公祭轩辕黄帝大典，农历五月五日祭奠爱国诗人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中秋节山东曲阜祭奠孔子，重

阳节世界华人华侨炎帝陵祭祖大典，纪念靖康之耻（1126年至1127年4月）北宋亡国日，纪念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纪念公元1142年1月27日（农历腊月廿九）岳飞被害的祭祀，怀念伟大的爱国丞相文天祥于元代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历1283年1月11日）从容就义的祭奠，纪念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清将多铎打败史可法攻破扬州城大屠杀事件的“扬州十日”的祭奠，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祭祀活动可以充分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感、民族认同感，以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当代崛起。

二 审美民族性的主要表现

正因为审美民族性从根本上是一种由人类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社会实践中生成发展起来的，所以审美的民族性必然会带有类似于信仰的归属感、崇敬祖先的崇高感和敬畏民族的神秘感。在此基础上，审美民族性就会具体表现为：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感，民族认同感。

民族自豪感在审美上就是对本民族的审美对象有一种近似于信仰的归属感，并以此为荣。民族自豪感是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一种每一个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地域资源、历史渊源、文化源流、人民素质、道德品质等方面的优良品质和优良传统而感到光荣、荣耀的共同积极心理。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群众始终是民族自豪感的主体，它绝不是一种少数人宣扬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它的内涵随着该民族历史的丰富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自豪感是在共同体内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一定民族的心理倾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所具有的强烈民族自豪感，来源于神州大地辽阔广大的疆土，美丽富饶的资源，源远流长的历史，勤劳勇敢的人民，灿烂辉煌的文化，世代相传的善行美德，不屈不挠的

斗争精神，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自力更生的顽强拼搏，在艰难曲折中实现民族复兴的经历。这种民族自豪感保证着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通过寓教于乐、怡情养性、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培养和树立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民族自豪感，使之成为一种审美潜意识结构中群体的民族深层审美心理，成为一种中华各族人民的“动力定型”和“心理定式”，克服近百年来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造成的民族自卑感，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为实现富民强国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审美上的民族自信感从源头上来看似乎来自崇敬祖先的崇高感，正是一个民族通过所具有的审美对象从最初的祖先本身及其代代相传的相关事物，在共同体中形成了一种崇高感，从而相应地形成了一种民族自信感。民族自信感，是一个民族及其每一个成员对本民族整体的能力、水平、潜力、现状、未来的认识和评价所做的肯定性的、积极性的心理确定，或者说是一个民族对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及其发展前途的确信不疑的心理。这种民族自信感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及其每一个成员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方方面面的理性具体综合性认识基础上的。一个民族及其每一个成员，由于清醒、全面地认识到本民族的整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自尊、自立、自强而获得的平等地位，突出地意识到本民族对整个人类和整个世界发展的不可漠视的高度价值，就势必会确认和坚信，本民族整体必定具有进一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必定会实现光辉灿烂的未来。因此，这种民族深层审美心理的生成发展，对于民族自信心的确立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个民族及其每一个成员在长期不断反复的社会实践中，能够通过民族崇高感和民族祭祀美感来树立民族自信感，确认和坚信本民族整体必定具有进一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必定会实现光辉灿烂的未来，才会把这种无限巨大的精神力量投入民族复兴和民族崛起的伟大实践中。比如，我们祭奠黄帝，实际上就是充分肯定中华始祖的智慧、

能力及其丰功伟绩，给我们以充分的信心。据神话传说，轩辕曾在阪泉战胜炎帝，又在涿鹿战胜蚩尤，中原各大诸侯尊黄帝为天子，他首先统一各氏族部落，被后代传人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相传他还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播种百谷草木，开始制定衣冠礼仪，最早建造车辇舟楫，最先发明指南之车，确定算术数学，制定音乐音律，创立中华医药学说，著作《黄帝内经》，命令仓颉创造文字，开启中华文化之制，始吹中原文明之风。还有神话传说，炎帝神农氏本是陕西姜水流域姜姓的部落首领，后来以木制耒发明农具，并且亲尝百草，通过他的透明肚皮，观察植物在肚子里的反应，辨识可食用植物，辨别植物的药物作用，记录写成《本草》，教导人民种植五谷、豢养六畜，制陶纺织，保存火种，刀耕火种，完成了中国农业社会结构。神农氏功绩显赫，以火德称氏，褒称炎帝，尊为神农，实为中国农业之神。后人祭祀黄帝、炎帝，歌功颂德，缅怀先祖，令人振奋，信心百倍。

审美上的民族认同感应该来源于敬畏民族的神秘感，尤其是在远古时代形成并且流传下来的祭祀之类的仪式之中。尽管现在祭天、祭地、祭祖之类的仪式活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或者改变了具体形式，但是，这种类似于祭祀和祭祀美感的群众性聚会，如节庆、民俗之类的民间活动，仍然是形成民族认同感的主要途径。民族认同感，也就是民族认同意识，或者民族认同性。它是同一民族所有成员感觉和承认大家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心理共识。狭义的民族认同感包括个体成员对民族群体归属的认同，而且也包括个体积极评价自己所属群体的共识，还包括个体主动投入群体活动的从众心理行为和活动。广义的民族认同感，不仅包括个体成员对本民族群体积极主动的肯定性信念、态度和行为活动，而且包括个体成员对其他民族群体的相反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活动。在单一民族的国家中，民族认同几乎可以等同于国家认同，但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认同。民族认同感主要包括民族自我认同感、民族归

属感、民族态度、民族社会参与感和民族文化实践感。中华民族的当代民族认同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民族根源共同感，二是民族文化共同感，三是民族国家共同感。正是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民族根源共同感，中华文化和炎黄文化的民族文化共同感，中华民族国家和一国两制的民族国家共同感，形成了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民族认同感。这种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也可以通过民族深层审美心理的生成发展来促进和发展。民族祭祀美感可以十分有力地加强民族认同感。追求民族的认同和归属实际上也是人的一种本性，是受人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相属或爱的本能需要驱使的行为和活动。在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是谁？”因此，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源自同一个“人文始祖”。这种民族认同感在祭祀黄帝、炎帝、屈原、岳飞、文天祥，纪念“靖康之耻”、“九一八事变”等活动中可以得到最集中、最形象、最具体的表达。与此同时，民族祭祀美感还可以在认同中华民族共同的传统美德、优秀价值观和优秀文化传统过程中达到民族认同感。比如，黄帝的勤劳、勇敢、睿智、仁义，尧帝的大公无私、礼贤禅让，舜帝的仁孝、温良、恭俭、谦和，禹帝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愫，岳飞“精忠报国”的坚强斗志，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风亮节等，都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常言道：祭神如神在。在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新时期出现了海内外华侨华人的寻根祭祖热，彰显着全球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表明了中国人回归传统文化的民族归属感。海内外中华儿女这种认祖归宗、慎终追远的民族祭祀美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它是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必将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世代相传、发扬光大。民族祭祀美感意义深远，值得重视。

三 审美民族性的深层意蕴

我们一般在谈论审美民族性时，往往着眼于许许多多表面现象，比如一个民族特有的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等，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审美民族性的源头上来分析，就会发现审美的民族性并不是表面上的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独特性，而主要在于审美活动中的信仰感、崇敬感和神圣感。

审美信仰感是审美民族性的一种深层意蕴，它来源于人类深层审美心理的自我保存本能，是由恐惧感转化而来的幸福感，这种特殊的幸福感就会催生一种审美信仰感。也就是说，当一个民族的成员穿上了民族服装，戴上了民族饰物，按照特殊的风俗习惯去参加独特的民族审美活动时，他们的心中就会因为一种扬弃了历史恐怖感的幸福感而油然而生对于这种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对象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信仰感。他们自信是千万年前的祖先的继承人，他们穿着打扮的衣服饰物都包含对于祖先的信仰；他们的各种祭祀活动和节庆活动也都是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对于天地、神灵、祖宗的敬仰和感恩，其中也渗透着审美民族性的信仰感。

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审美活动中，参与者都有一种对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的信仰感，他们参与这些审美民族性的活动，几乎总是带着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情感。这种审美信仰感的形成就来源于人类世代代所积淀的自我保存本能在民族群体实践中升华而成的对祖先和天地的崇高感和祭祀美感。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就是春节。春节几乎成为中华各个民族的一种信仰。人们对它充满了虔诚和希望，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寄托着每一个中华儿女对阖家团聚、祈福来年的一种信仰。尽管一般把春节定于农历正月初一，春节的假期一般也是七天，但是，中国民间传统习俗的春节是指从腊月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九，至少也要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春节才算结束。春

节的活动花样繁多，热闹非常，一般都以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充满类似于宗教信仰的色彩。春节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祭祝祈年，早在西周初年就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庆祝丰收的活动。春节期间不仅祭天祈年成了年俗的主要内容，而且人们还供奉灶神、门神、财神、喜神、井神等诸路神明，酬谢诸神的关照，祈愿在新的一年里能得到更多的福祉保佑。这些直接与宗教信仰有关，可以说是宗教信仰的世俗化。春节合家团圆、敦亲祀祖，赓续了中华民族的先祖信仰：除夕夜阖家团聚，拜谢祖先保佑，欢欢喜喜吃“团年饭”，长辈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一家人围坐炭盆火炉“守岁”，新年子时鞭炮齐鸣，辞旧岁、迎新年，高潮迭起；各家各户焚香礼拜，敬天地、祭祖宗，依次给尊长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致祝贺；现在则代之以春节联欢晚会，同样寄寓了信仰在内。春节期间，万民同庆，狂欢娱乐，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踩高跷、杂耍戏，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祛旧布新，集祭祖拜天、驱秽祈年、狂欢庆贺为一体的春节盛典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美好信仰和希望。不仅汉族人民庆祝春节，其他各族人民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春节喜庆盛典之中。满族和朝鲜族的春节风俗习惯大同小异，全家团圆，吃年糕、水饺和丰盛的饭菜，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互相拜年祝福。有些地区还沿袭了传统的祭祖敬神活动，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丰收平安。古代蒙古族称春节为“白节”，正月叫白月，示意吉祥如意。藏族的藏历年，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的“古尔邦节”就类似于春节。苗族、壮族、瑶族等也把春节当作盛大节日。一直到今天，除开淡化了祀神祭祖等宗教活动以外，春节的主要风俗习惯基本上都得到了完好继承和发展。这些春节盛典活动大多都以审美的方式表达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美好信仰和希望。中华民族的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七夕节等也同样都有着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性质特征，表达了中华各族人民的除恶扬善、追求圆满、敬老祈福、珍惜爱情、充满希望的信仰情结。

不仅春节的活动以审美的方式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信仰感,而且各族人民还在自己独特的宗教活动中把审美与宗教完美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审美民族性的信仰感。比如,蒙古族的审美文化就是一种熔铸了民族宗教精神的信仰文化。原始时期,蒙古族的巫术、图腾信仰表现在岩画中,用稚拙的线条和图案宣泄着某种生殖、崇武、友爱的信仰力量。蒙古族传统民族信仰的祭天、祭山、祭树、祭成吉思汗陵、祭敖包、祭火、苏勒德信仰等民俗活动无不蕴含着蒙古民族的审美信仰感。正是这些特有的审美信仰感维系着蒙古族的民族精神,给蒙古族人民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一种信仰感的凝聚力以及民族自我认知感和自我认同感。民族的信仰融入了民族的生活本身之中,让蒙古族的男女老少极度地崇敬与感恩天与地、父与母、草原与牲畜这些与民族生命和民族审美息息相关的灵性对象。这种约定俗成的民族信仰在审美文化中锻铸了这个民族强健有力的脊梁,以独特的审美符号形象显现着他们民族的信仰和祈愿。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视觉审美的创作,以独特的方式创造性利用和加工使用了大草原上的原始材料,较为鲜明地凸显出材料自身的肌理、脉络、纹饰、硬度、光泽等原始的自然形态特征,成为牧民们日常生活、节日庆典或祭祀活动中所运用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既有一目了然的实用性,又具有强烈的装饰性。这种在实用基础上或夸张或简洁创构的造型和色彩,形成了浓郁的装饰风格,显示出蒙古族传统的尚色观念和宗教信仰对民族审美倾向与审美趣味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审美民族性的信仰感。藏族的羌姆舞蹈在表演中注重的是腿部的弹跳动作,实际上就是传统喇嘛教信仰直接影响的结果。它是寺庙里的僧人在寺庙里表演的一种驱瘟疫、驱鬼神、拜谢神灵的面具舞蹈,舞蹈的伴奏器具是法螺、唢呐、蟒筒、大鼓、长号、同号等乐器。无论是音响伴奏还是弹跳动作,都是藏族人民巫医信仰的一种艺术和审美的表现,经过千年的发展,尽管已经逐渐失去原来驱鬼酬神的宗教迷信意义,但是作为民间娱乐的音乐和舞蹈都还可以让人体悟到民族审美文化的